

史學珠囊

五

新刊  
卷之七  
八十九

第 番 号	架 号	函 号	册 数	部 門 四 乙 四
			六	

益田氏保管

新刊舉業總論歷代君臣史學珠囊卷之五

建陽 學生 高岡 劉朝陽 補訂  
書林 西池 張天祐 繡梓

宋純

趙普 字則平 幽州薊人 相太祖太宗 追封韓王 謚忠獻

老也始相太祖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再相太宗上彗星之疏諫北  
伐之書太祖規模宏大而敢於任事太宗規模繁密而存迹遠嫌嘗曰  
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論語佐太宗致太平以予論之平  
日不足言者言于太祖睚眦中傷人甚多是不知無求生以害仁也教  
李符上言廷美怨望是不知孰不可忍也遣親吏往市屋材以隙地易

宋史

五

一

尚食蔬圃是不知君子喻於義也以私憾竄盧多遜以私怨誣馮道等  
是不知以直報怨也出居河陽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致德昭  
之死罪涪陵之冤論語託孤寄命者不如是也遠昭憲之命渝金匱之  
盟論語以道事君者不如是也海味瓜金營店窺息論語見得患義者  
不交不交之不置釋方鎮之權不以兵車仁者之功也治盜下鞠訊  
之令刑罰得中愛人之心也讀書而手不釋卷而時習之旨也諫君  
而補綴奏牘忠焉能誨之義也不以動口自伐無施勞之道也不求子  
弟恩澤不要君之心也其得于論語者豈無小補耶嗚呼謀國之功不  
足以贖其失節之醜相業之大不足以準其再誤之言惜哉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歷仕太祖太宗卒于真宗初年官至樞密使

幼志提戈長從李劔依龍飛於洛上息虎開於江南位兼將相而不自

以為異引避士夫而不自以為卑不名下吏冠而後見而不自以為尊  
官俸入給宗族而不自以為吝不與采察官吏而不自以為明江南類  
以保安而不自以為功薦璫璫可使任將而不自以為嫌不與使相之  
官而畧不少動於其心至于行列整齊士卒畏服義倫之得人待唐  
王以賓禮手握兵符誓不妄殺舟中齒籍行李蕭然誠所謂宋朝良將  
第一者也惜其岐溝敗績遠詔失律否臧之凶君子憾焉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真宗朝拜相封萊公諡忠愍

觀畢士安之薦也則曰宰相之才王旦之薦則曰忠直之性而真宗一  
則曰好剛使氣二則曰準性褊急者乃其方正慷慨秉道嫉邪之所畜  
積者也觀其對旱蝗為災而推及於不平之刑對人心屬太子而深贊  
為社稷之福議儲嗣絕比昵之私而建天下之大本議親征沮二奸之

謀而立百年之大計引衣決事致直言之嘉欽傳謔啖當澶淵之役鎖  
鑰北門啓虜臣之畏拂鬚參政叱丁謂之汚不報私怨也則蒸羊迎逆  
於境上不復私讎也則杜門絕傳乎家僮用人惟賢也則例簿見叱于  
堂吏到海十里過山方重安乎數而不譏鼎鼐死地棲臺甘于節而不  
淫忠直英斷類如此七寇老之召人期于生還雷陽之竹天昭于死後  
也惜其不悟李沆之言卒受丁謂之欺不知王旦之薦而有使相之求  
不聽門人之謀而有雷州之貶不發天書之妄而有朱能之惑不奉先  
術致張公謂我之誚自矜功伐來欽若孤注之說被酒漏言取丁謂封  
萊之罪焉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太宗時奉進士真宗朝拜相贈太尉中書令

論治抑浮薄之進辨奸祛蒙蔽之徒引燭焚貴妃之詔對帝屏密啓之

私慮禱祠而條水旱盜賊視王旦事形而猶受珠者為孰賢慮丁謂而  
沮抑使下視寇準共事而被其害者為孰智直諒謹慎人莫干以私居  
第隘小謂當傳子孫視張齊賢向敏中以財爭妻者為孰正卒之五鬼  
煽雜試之奸帝心侈道教之奉向固假災異以防封禪至此則封禪作  
矣向固假災異以防天書至此則天書降矣向固假災異以防營繕至  
此則王清昭應建矣向固假災異以防征伐至此則契丹入境矣朝廷  
未必無事之言驗而王旦有聖人之思參政他日之憂之言驗而寇準  
有雷州之貶也善乎呂氏云真宗景德以前之賢相必以李沆為最

王旦字子明華縣人真宗朝拜相謚文正

慎守法度無所變更帝又益信言無不從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  
以為何如欽若謬請封禪沉思曰王旦得無不可奏事異同片言折定

居家貧乏客恒滿 堂詢訪四方利病則疏言以獻觀人材器可用則  
 密籍其名差除疏三人之姓名丁謂遲十年之宰相準短旦而旦不惡  
 且薦準而準不知抑師德之奔競杜倖進之源沮內臣之節度防濫官  
 之漸教士遜之發運惡權利之煩征教薛奎之轉漕甦東南之竭力頌  
 德重望如此惜其美珠受媚而緘口箝舌汾陰相奠而甘心倪首山鷄  
 野鹿悉形奏章秋旱冬雷缺諸當守旦之位望何如也天書雲篆叠見  
 秦山西祀東封歲無寧日旦之燮理何如也丁謂欽若迭見君側金仙  
 玉真糜費民財旦之輔養何如也然臨終悔不諫天書之失亦可謂知  
 過及本者比之失節馮道不已甚乎嗚呼三公之俸豈乏明珠卷顧之  
 隆孰與長恩馮道富貴小人君子不齒旦也宋朝名相鮮保厥終惜哉  
 王旦賢者也當任春秋之責

王欽若

陰險無良踪跡暗昧縮盟丁謂修好承珪勸封禪而偽造天降之書以  
 孤注而說諸忠良之士居政府而鄙邪害正知天雄而修齋誦經竊弄  
 威權蒙蔽人主善政未聞災異發見旱蝗為望京西大飢地震河南誓  
 出北斗而宋之元氣索矣則夫泰山醴泉錫山蒼龍果安在哉宜乎仁  
 宗謂其直姦邪時人目之為五鬼而王旦以為姦邪險偽也然而請蠲  
 負釋係囚二事與君子無異正所謂大姦似忠者與

田錫 臨淮人仕太宗真宗朝官至右諫議大夫

鯁介寡合嚴恭好礼慕魏徵李沆之為效龍逢比干之直事君竭誠不  
 以一賞而可奪規益缺替不以始終而或渝出知陳州不以貶謫而易  
 節悉焚奏稿不以賣直而姑番有事可言不以臨行而少晦封疏九五

十三奏直陳要机朝廷大体見於入辭之疏者也給事匪人補遺曠職見於直言之疏者也陰陽失和燮理倒置見於歲旱之疏者也兵謀未精國計未善見於星變之疏者也金碧燐煌塗膏鬯暴見於開宝塔成之疏者也觀其忠諫之言雖非張九齡常玄素誅凶去暴之比然正君心止徭役弭禍亂進忠良黜殘佞豈止安中國攘夷狄而已哉直可謂不負所幸矣惜真宗覽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要機大體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机大体之一乞備德以來遠羅交州之師二言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軒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集賢院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賢往

人各司其局三言闕西苑廣御地尚書无本廳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貢院就武成王廟願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四言獄官枷杻鉗鎖皆有定式未聞以欽為枷願去非刑

丁謂字公言長州人真宗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賦性奸回好行詭譎建四凶之屠爛懷五鬼之邪謀欲去刘平乃加虛譽將排寇準遂若深讎上矯誣以欺天下詭隨而亂政自轉運瓊州安撫鄆濮奔兢希進遂秉大權始貶欽若内結允恭誦寇準也雖為拂鬚而不慙私林特也雖至于殺人而不治除吏不以聞何用上也復位益專必何驕橫也會計錄之上何逢諛也其心不道之辜自速無將之戒李迪因之而罷相劉筠由之而補外幸而李沆擯斥於寇準稱譽之時王曾計除于允恭移穴之日夫然後權奸黜而朝廷清眼釘按而天下寧矣

王曾

字孝先益都人仁宗朝拜相贈侍中封沂公謚文正

方嚴持重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言利害事審而當進退士人多薦拔而惡僥倖明揚士類有公舉而無私恩其奉立仁宗也不減權字而復能感太后之哀慟從容區區而自可論允恭之伏誅帝德日就而太后全名是其調和兩宮之力也宦官近習不敢窺覷是其正色立朝之功也九廟奠安萬方稱慶是其除丁謂黜林特等九人之效也其他若指欽若之奸邪陳豫備之要道豈非社稷之臣乎

呂夷簡

字坦夫壽州人仁宗朝拜相初封申國公尋改許國公謚文靖

任穎州也有宰相材故獲推於家正知開封也有嚴辨聲故疏名于仁宗手疏陳八事而勸帝為之甚切后禮葬宸妃而太后為之改容章獻臨朝而四海為之晏然契丹命使而二邊為之寧輯然而當國既久執

政頗專以姑息為安以避勞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以私憾而廢郭后以藏怒而薦富弼加幣契丹聚兵西北為后日之憂黜逐諫官揭名朝榜緘敢言之口為世名相者特以仁宗眷倚不衰罪斥言者故能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建立事功職此故耳及其卒也仁宗乃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豈其歎乎嗚呼元規藥石之言祭襄貪權之劾四賢不肖之詩仲淹饒州之落胡為乎來哉

元費

范仲淹

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以資政殿學士汝南公卒謚文正

任天下於秀才之時持忠孝於立身之際十事奏於天章而經國之忠顯四論議切時弊而矯世之志存論汴洛之形勢而遠慮仰俾于太祖

敦風節之英芒而薦拔已勤於晏殊責夷簡廢斥郭后而萬世彞倫之道明責王曾不揚士類而一時豪傑之氣作營田固環慶之基而足食之謀立小范破西賊之膽而軍中之號尊任校理也有太后還政之請作諫官也有伏閣請對之爭知開封也有超迂序迂之奏知延州也致龍苗老子之呼請上壽之儀雖晏殊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不能知不營供老之第則雅識同於二疏不買綠野之堂則儉德類於忠愍授狄青以左氏而成美之功著覆夷簡之答書而為國之忠昭先儒稱其振作士大夫之功多呂公稱其才氣老成史臣謂其本朝第一人物信哉惜其對使焚元昊之書卒啓輕通外國之誚也

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十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

命令減徭役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自稱安陽顯聖歷仕仁英神三朝謚忠獻政和中贈魏郡王

將相之任文武之材雲呈五彩相輔三君顧命定策當伊周之任敢言切直聃龍比之忠惠激諸羌膽寒西賊論賢將也天下稱為韓范論賢相也時人必曰富韓王堯臣謂其忠義智勇歐陽修辨其可用之賢此其德業無愧古人也觀其危言激太后而成慈聖之慈古人之止于慈也以調護為已任而成英宗之孝古人之止于孝也請乘白禱雨古人之敬天勤民也請徹簾還政古人之復政厥辟也竄任守忠而即日押行古人之去惡能遠也論王安石之不堪輔弼古人之防微杜漸也條陳邊策而致疑有七古人經國之猷也乞罷新法而上疏力詆古人安民之惠也託孤寄命定社稷於危疑之日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則夫鴟鴞遺毀室之憂狼嗥當流言之變者不是過也抑且口不言  
功身不知保語及定策則曰朝廷定儀久矣臣子何預焉古人善則稱  
君之美意也慮及嗟跌則曰人臣事君死生以之古人不計利鈍之誠  
心也德業如此天下之文章孰大於是謂其文章不逮豈知公者乎

七事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脩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

八事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通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

食

四策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洛都

七策高麗臣屬北方乃因兩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畜

我也強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

遍植榆柳于西山巽其長成以制蕃騎三也勸置保甲四也諸

州築城設池五也置都作院領弓矢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

北三十七將七也

富弼

字彥國河南人歷相仁英神三朝封鄭公進封韓公卒贈太尉謚文忠

嗚呼文忠公夷簡以不悅而薦使契丹執政以口傳而辭與書異彼則  
念主憂臣辱之時無愛死憚勞之意惟知國事之足惜不慮強梁之可  
畏見許國之忠焉契丹重兵壓境辭意悖慢彼則深入不測辨詰強虜  
折求地之貪却獻納之字抑求婚之妄息醜類之爭見奮身之勇焉京  
東大水就食青州彼則民粟公廩出之而不辭山澤之利取之而無禁  
所活甚衆募兵萬計有蔡人吾人之心無曲防遏糴之意見愛民之仁  
焉論功行賞錫爵議封彼則辭樞密而不拜除翰林而不就以足疾而  
求解以終喪而不起有功而不德有賞而不遠見全名之哲焉此仁宗

有夢卜之賢時人有賢相之幸遼使有安否之問夷人有得人之稱嗚呼忠義之性老而弥篤歸家一紀不忘朝廷是以謂之文忠也

歐陽脩字永叔自號六一居士廬陵人歷仕仁英神三朝以太子少師致仕贈文忠公謚文忠

古文得之自然絕學推諸韓愈長育成就致嘉祐之多才詞義近古復大壞之文體天下翕然師尊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犯顏諫諍為忠以救時行道為賢文章不以詭異相尚進士不以險怪知名鉤棘之句變而為渾厚之風險怪之辭革而為平易之體祖昌黎之謹嚴習師魯之簡古讀韓文振搜刻卑弱之陋進鄙論別君子小人之朋五代史追班馬之筆而制集踵訓誥之文豈非名冠天下今之韓愈者乎然而在政府也面諭于請之可否在臺諫也詰白議論之是非高若訥之不救仲淹則貽書切責王安石之變法熙寧則上疏力詆議論切直人

多難况此蔡襄有賢否之詩石介有愛憎之誦而仁宗亦云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議濮王之典禮致呂誨之廷劾務考究之精專無身心之實踐為可議也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神宗朝以翰登士致仕世稱蜀公謚忠文

清白坦夷遇人以誠恭儉慎默不言人過决大義也雖萬乘之前無所屈臨大節也雖死生之際所不辭篤於行義不為愛死嗜利之徒李本六經不道佛老申韓之術文章傳誦于遠夷忠勇昭彰于懇疏儲嗣之諫為宗庙社稷之計執政之對無希名干進之嫌乞致仕也則刀陳其宜去之由詆大臣也則極論其殘民之害集群議為耳目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養和平之福何莫非陳善閉邪之道哉迨夫草制之極詆恩典之悉靳也彼則恨不得為消患未萌之幸不顧公名益重之稱

始相安於死生禍福之天必不稱疾杜門之舉勇決如此司馬光所以嘆其不可及也

邵康節

名雍字堯夫河南人神宗朝奉進士補穎州團練推官不就卒贈著作即謚康節

經世之。李限古之豪內聖外王之道汪洋浩博之才終始古今包括宇宙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之衢醉裏乾坤廣大高明之境手攀月窟足躡天根東濟自家尚友千古雪月風花曾點之氣象千鈞百鍊千刃之設施堅苦刻勵不翦不燼篋滿讀書夜不就席先生之為李也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廓然無蔽先生之自得也諸子百家究其本原釋老伎術一無所惑先生之見道也天地運化陰陽消息萬物性情古今事變先生之涉躡也蓬華環堵不敵風雨躬耕養親居之裕如先生之安貧也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清明坦夷洞徹中外先生之平易也士人

大夫倒屣迎致奴隸兒童歡喜尊奉先生之可親也梧桐月照楊柳風來林間高閣花外小車先生之風流也無名之傳安樂之窩飲酒微醺突傲吟哦弄丸餘暇閑往閑來先生之適性也規其推先天易數以發乾坤之蘊作皇極經世以續道統之傳因神農取益取噬嗑黃帝堯舜取益取隨而悟登前之易以起震絳長明文王之八卦以天地定位明伏羲之八卦而發先天之旨非義理之李乎杜鵑啼而知世道之所關春雷鳴而辨方位之所起品題風月襟懷有放曠之豪推數牡丹花色辨榮枯之妙非物理之李乎李飾性而不加增狂染性而不加損既發明孟子性善之旨習智而習愚而愚又發明孔子性習之說非性命之李乎先生可謂純一不雜者矣

呂誨

字獻可開封人神宗朝官拜諫議大夫

遇事敢言有先見之知被黜再三厲不回之節首劾陳旭宋庠繼論歐陽脩建儲之議而百年宗社之本立濮庙之議而百世彝倫之道明新參之彈而驕蹇陰賊之罪昭疾中之疏而用人行政之弊顯時人既服其鯁直帝亦兩喻以手詔豈非直道事人者哉臨終復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他無所屬然始一意拳拳以天下為己任真社稷臣也惜其不獲大用齎志而歿可哀也已

司馬光

字君實夏縣人神哲朝官左僕射卒贈太師封温國公諡文正

駁惠卿变法之失而巡符之制明劾安石青苗之害而新法之奸沮諒天祚宋李已造於條理之終發言和易味已同於人參之美修史乞同祖禹而考文之議公太子乞立英宗而定策之謀審論惠卿而擬以江充李訓則嫉惡之必遠惡安石而罪及其徒蔡確則渙群之欲及授翰

林而辭翰林授樞密而辭樞密善韓公而非韓公善范鎮而非范鎮臣章之敵仁宗稱他人之莫及洛園之居荆公稱其言之不變陳規劾於秉政之初而國是以定除四害於臨死之頃而忠鯁不磨見董頌君實之名衛士重相公之號清名歌於北遼之伶人忠亮莫於契丹之伴使盡工因之致富石公不肯鐫名信乎天下之直宰相也惜其不諫調停之議於元祐而出醜見說於朱子謬言新參為得人而不明見謂於呂公執以矯偏之私見激成紹聖之紛紛焉

三劄其一論君德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

致治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貴

精不貴多

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四不如

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  
勇決不如范鎮

王安石

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神宗朝拜相封荆國公蓋曰文

議論奇高果於自用挾辨博濟說之才有矯世變俗之志歐陽修為之  
延言以擢上第曾公亮為之力薦以問韓琦變法之端已萌於嘉祐紛  
更之擾遂熾於熙寧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假開國之謀  
造生邊患與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卒敗壞人材韓琦謂其難  
處輔弼孫固謂其不堪宰相錄本有必系綱紀之評唐介有政務變更  
之議是故借周礼泉府之官亂祖宗畫一之法不曰治道宜擇術則曰  
經術經世務不曰變風俗以逞更張之亂則曰足財用以浚黎庶之膏  
倡三不足畏之說堅獨信專任之心設奪民之法而巧於加賦刻剥不

於弘羊竭天下之力以供奉乘輿倍克有加於孔僅以害政排司馬  
光而蔽主之謀逞以害事斥歐陽脩而殘民之術行指馮東之言為邪  
說持范鎮之疏而極詆唐介直臣也何為而卒劉恕善友也何為而絕  
張方平何為而求罷歐陽脩何為而乞歸司馬光何為而辭樞密文彥  
傳何為而力求去韓維何為而知襄州張載何為而屏南山焉然以新  
法考之莫非富國強兵之術而征遼伐夏之謀王韶試於熙河章惇試  
於湖北熊本試於瀘夷郭達試於交趾皆能畧有所為一試於夏則徐  
禧之死得不償失遼不待試而先求地裂七百里之地而與之兵之不  
強也明矣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保馬曰常平曰義倉曰更戍曰團  
教曰均輸曰水利曰淤田曰方田曰權思曰追呼曰市易曰課放青苗  
弛及坊郭免役不復官家大旱星孛天變昭於上斷腕截指人怨積於

下本以利民適以害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國之不富也亦明矣猶且  
偏拘曲見決意施行以合意者為賢人以異己者為不肖鷹犬之商英  
瓜牙之卒定斯僕之王珪家奴之薛向陳升順旨而至宰相東鄉御同  
而若執政首選擢附會之祖洽好官及笑罵之鄧綰呂誨彈新參而有  
鄧州之出鄧俠圖流民而有論罪之加鄭獬有杭州之知純仁有河中  
之罷蘇轍有河南之擢富弼有使相之落以亂法之劾罷張戩矣以不  
附而罷呂公弼焉以深切之諫罷呂公著矣以星變之奏而罷尤瑛焉  
正人屏迹奸鄙滿朝錙銖之利察及鷄豚州郡之民痛入骨髓甚至科  
率之法何為而更定春秋儀禮何為而廢講新義之作何為而頒布先  
儒傳註何為而盡棄始也得罪於朝廷繼也得罪於兆庶始也得罪於  
君子終也得罪於聖賢猶欲從祀孔子分膺顏曾可怪哉破之極惡惜

終也萬世之下曾公亮其可誅也已

三不足畏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

呂誨疏宋有十罪曰在仁宋朝舉動不常而不肯謝恩丁憂服滿  
而累召不起終英宗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初而托疾及除知  
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則遜避承重任而不辭二也待講  
待讀本為進說乃請坐自尊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異議  
四也自糾察司舉駁與法官爭論每挾情壞法徇私報怨五也  
入翰林則惟欲其弟貴顯在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貶斥  
異己專權害政七也當輒坐奏對不知敬畏與唐介爭論遂致  
誼譁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鄙張辟光離間岐王之罪九也邦  
國經費在十三司乃欲額外增員十也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仕神哲二宗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

書

十三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仕神哲二宗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

書馬光嘗稱其敢言神宗每嘆曰奇才觀其議時政之三言致神宗熟  
思之許論變法之宜漸起溫公盡言之謝進讀經筵道治亂之源召見  
便殿帶金蓮之送上憂國是策條專任之非下憫時艱疏沮青苗之弊  
條買燈之疏抑內侍之召何莫非敢言者乎其為文也廣譬博喻曲盡  
厥旨如千里之駒御以玉良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其為詩也直節勁  
氣傲雪凌霜託事與歌寓意言外或美或刺或規或揚天下謂之大雅  
何莫非才之奇者乎然而脆觸諱致抱石救溺之訛託詩諷詠致訛訕  
侮慢之効其為言也或失則激訛程子而宗佛氏心釋老而口聖賢明  
道体而迷大本議時務而尚權謀以湯武為篡弒之逆稱荀或為聖人  
之徒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押闕之辨其為文也或失則悖孝儒不能知  
道流於詖淫邪遁之歸闕禪不中其病為破荒誕浮虛之說倡狂放恣  
友詆訾卑端人弔哭同日乃激成乎黨穢生財之論即青苗之緒餘用  
兵之說即伐遼之託始彼見荆公行得狼狽故為兩截議論使其得君  
專政為禍不減於王氏也

蘇轍

字子由號穎濱眉山人仕哲宗朝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

致仕謚文定

名與兄齊學由父授言於宮禁荷先朝之曲賜登庸力沮青苗致大臣  
之陰加譴斥去章蔡之奸浸調停之議復官家出役之煩輔元祐清明  
之政可謂近世名卿矣然名雖簡靜實則陰險規取相位力引小人傾  
范公於朝誦彈文於坐調停之諫以攻邪也不若無程頤之毀惠卿之  
詆以遠惡也不若無同官之受青苗之沮以挾蠹也不若辭詳檢之官  
此君子防患於未然聖人謹微於未著之道也轍固昧於此者大抵早

史之珍貴  
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故耳

呂公著字晦叔壽州人寓居洛陽神拜相贈太師封申国公

九秉旌麾負外藩之重寄兩司殿直振翰死之清班河陽以判惠已著  
於北門樞府旋登位獨先於相職諫阻李憲帥師則過宦者於伐夏之  
日輔立英宗不伐則蒙詩賜於歸老之時進讀後漢書而因諷偏任之  
有害條陳十政事而申致忠佞之當分論詔獄之嚴則欲以于公陰德  
之益爭保馬之法則抗言蔡確護法之奸問釋老而對堯舜則納忠不  
臧于張良荐程顥之為御史則引善有同于仁傑懼國躰之有傷則劾  
安石市易之司憂言路之不通則指神宗威勝之察誠可侔德於司馬  
光也惜不能以曹參繼何之意為之乃一罷保其團教法再罷沅州增  
脩堡砦三罷方田法四罷市易法五罷保甲卷馬法一一划革以翼君

實矯復之意卒致畢仲游更張無漸必召後禍之讖也

十事畏天愛民脩身謹孝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人仕仁英神三宗官至南康軍進封

人品甚高襟懷洒落光風霽月玉色金聲短于取名而惠於求志薄于  
徼福而厚于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嫗娶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人見  
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雅意林泉則以為仙風道氣嗜溪  
流之糾寒愛庭草之交翠体天子之無言窮類淵之所樂自孟子沒而  
聖道湮異端起而正言絕于是上接洙泗不傳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  
傳著太極明易道之蘊作通書闡大極之微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  
終始文質而素精言約而道大發陰明五行之疑合著中正仁義之指  
歸以紀綱道体之精微振俗儒曲學之卑陋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



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于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  
緒之可率而措之于天下脉絡分明規模宏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發  
先聖之未發覺斯民之未發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  
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若夫決  
疑獄而邑人驚委手板而罪囚釋富家大姓恐得罪於令為憂黠吏貧  
豪以污穢善政為耻此則率而措之裕如也

程顥字伯淳洛陽人仕神哲二宗官拜宗正命至而卒世稱明道  
程顥先生後謚純公封河南伯

賢稟既異充養有道寬而有制和而不流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忠  
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為高李濟三才而不  
自以為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識昭古今而不自以為得其為學  
也始焉泛濫于諸家出入于佛老繼焉厭心於科舉只起乎斯文辨異

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受正李榛蕪之路闢叢叢蔽塞之門得  
聖人不傳之道接孟氏統緒之承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顏子之和風慶  
雲也弄月吟風傍花隨柳曾點之浴沂舞雩也道通天地思入風雲上  
下同流之境也窻草青森盆魚活潑為飛魚躍之察也為條例官不以  
為逸柳下惠之不辭小官也謂青田法可且放過孔子之獵較為兆  
也至于從者皆隨則伊川不及平氣徐言則安石慄屈求薦之言則韓  
公服義感悟人主則誠意正心咨訪從容則正午趨出去就不苟則力  
求降責議論不合則善友亦斥出宰晉城則政多偉績至于堯舜帝王  
之德化行師戰陣之縮畧夷狄邊防之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斥堠控  
帶之要害吏事簿書之詳密靡不究知而所有不試其方一所謂有天  
德而行王道者也孰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直儒

范祖禹

字淳夫華陽人仕折宗朝官至翰林學士

溫良端厚修身無闕從溫公修鑑不求進取為安石愛重終不往謁塔翁當國遂辭職而引嫌童惇欲相乃力言而乞罷論章蔡之無良表程頤之行義講筵暑罷則曰冬否係他日之治亂禁中覓媪則曰帝年非近女色之時拳拳愛君如此蘇軾稱其經世之文以其奏疏忠懇講官第一以其講議簡明也若夫纂脩實錄而有黔州之黜詭疑婢好而有英州之置火入輿鬼賊在君側羸豕踣躅小人剝廬悲矣

張載

字子厚號橫渠關中人神宗朝官同知太常禮院謚曰明淳祐初封郡伯

早學孫吳晚逃佛老謁仲淹而知名教之可親見二程而信吾道之自足撤坐講之虎皮棄旁求之異卒調雲巖先敦本善俗之風尊高年明養老事長之義召見間有治法三代之言語執政有與人為善之對屏

南山致仰思俯讀之勤迪諸生以變化氣質之道以大易為宗以中庸為休著婚喪葬祭之儀定井田學校之法訂頌之訓示天下之廣居正蒙一書誠理學之淵藪廣六經之未載擴聖人之未言直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者也或者不明夫理一分殊之旨而疑其為墨氏兼愛之偏未效其精思力踐之真而病其清虛大一之論者亦妄矣

程頤

字正叔洛陽人後居伊水上仁宗朝屢薦不起哲宗召為崇政說書世稱伊川先生謚正公封

言必忠信動遵體義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道德純備學問淵博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抱道養德之日久潛神積累之功多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從將太學致主教

之大驚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說書崇政進養德之規迂就延和殿  
 坐講之禮援古禮而多所諷諫折柳枝而惟恐乖和辨哭歌於徃弟存  
 誠敬於覆舟常言農夫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  
 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  
 澤及人而浪費歲月為天地間一蠹惟綴輯遺書庶幾有補是以於易  
 則因理以明象而知休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  
 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入德之方奈何蘇軾嫉而玩侮  
 加門人激而鄙訖起蘇軾毀而登聞除蔡京詆而生徒逐邪之足以害  
 正宋之所以不競也愚嘗合二程夫子而論之西風而兩悟密雲不雨  
 之意理義養心得敬以吾丙之說非深於易之理數乎玩為飛魚躍而  
 得理孝之妙悟秉心塞淵而得心孝之善非妙乎詩之旨趣乎秦豈夏

不書商曆者以見紂罪若絕於天伊尹之始立太甲者以外仲壬之幼  
 而不立則達於書孝也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中庸之書終用不書則深  
 於記學也有闕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非精於周禮乎  
 必優將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春秋之精微非明於春秋乎然其道  
 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常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免而伊川所作行狀  
 乃獨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西監一狀計較如此  
 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伊川之一一理會乃  
 孟子之不見諸侯也亦何害其為同耶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高宗朝除工部侍郎直學士世號龜山先生論文

克養有道德器夙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  
 居和樂色笑可觀臨裁決不動聲氣樂閑散而好讀書匪子桑之閭性

寬平而無褊急超將樂之風擢諫議而追奪安石之配享除侍郎而首  
 啓徽宗之典學排和議之非挽三鎮之奔復祖宗之權立指益之宜屯  
 燕師於內地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手殺常勝之勢為宣和會計錄  
 以周知天下財利出入之數雖聽言者之不行何莫非經國遠猷也耶  
 會得容易吾道南矣見稱於明道天資出人不假學力致美於晦庵者  
 德動張翼之薦老成蒙人主之知惠政未部民之思安在起高麗之問  
 惜當時之君如龜山碩德巨儒棄之閑散之地如汪黃儉和小人置諸  
 宰輔之尊是誠會蘇合而取曉轉也陋哉

謝上蔡

講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徽宗朝仕終監西京竹木場

英果明決強力不倦旁引傳記始有玩物喪志之評去箇矜字終來切  
 問近思之許及棄該洽之李打透利名之閑生意言仁匪禪家之見性

實理論誠豈佛氏之虛無居敬曰常性性窮理求簡是皆居敬  
 入德之門以窮大理一為窮理之本聞靜生於受學之時蘊蘊此於情  
 非之際泯計較於太學之試肅史卒於應城之宰其見道也則命意精  
 當最得綱領其教人也則言論闊肆善啟發人其行事也則高邁卓絕  
 使人興起伊川稱其穠謝長進吾道有望武夷稱其升堂觀與號稱高  
 弟也宜哉

尹焯

字彥明河南人高宗朝以徽猷閣待制致仕賜号和靖處士

綱目載和靖得伊川之易傳其出處亦可謂善乎易也周公係艮之六  
 四曰艮其背無咎言時止則止故無咎也非在涪之義乎係蹇之初  
 六曰往蹇來譽言往遇蹇來得譽止而不進則有見幾之美故來則  
 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以愚觀之不特是也策誅黨久而不復應幸易

之儉德避難也時興新學而決意不仕易之舍車而徒也因主和議而  
不拜羽善易之不易乎世也莊敬仁實而不欺閭室易之敬以直內也  
聞攻程氏之學而不進易之見幾而作也力拒劉豫之節而不辱易之  
不忠而嚴也故程子以曾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張  
浚稱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惜其在經筵少開悟之功對張浚好善  
之語大抵持守有餘而格致未到主一功多而窮理功少故耳

陳瓘

字瑩中

字瑩中了翁沙縣人徽宗時為右正言后贈諫議大夫謚

博洽有謀剛正不屈雖非伊周宰輔之器遇事敢言不避權勢誠有汲  
黯溫造之風明邪正之辨指童蔡之奸乘舟喻當世之務婚姻辭博士  
之官失望辨司馬之誣尚隱詆童博之橫守必為國禍之言堅父為子  
隱之義尊堯之集雖獄具大陳而不餒英惑之變必昭示於君而不蔽

折蔡京之奉御景炎請太后之果於還政削劄浩之莫知偽疏之初去  
大蔡京之用慮心腹之憂漣對仗彈文逆鱗諫疏上可以昭明王禁下  
可以剪革姦謀當時骨鯁之臣也使徽宗優容獎拔擢君言路豈有花  
石之運宮室之侈燕雲之役靖康之亂哉惜其得禍最酷斥死遐荒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此之謂乎

李綱

字伯紀邵武人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封龍西公謚忠定

以一身之用全為社稷之安危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  
為耻以中原未復為慮刺血上建儲之疏泣拜沮乘輿之行欲止東都  
之括金欲復三鎮之泝蔽欲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欲過歸以為必勝之  
計立朝廷之規模策兩河之經理嚴守備而議攻戰乘機會而定措置  
非退避而抑和議擇將帥而振士氣雖云宣澤門之斬馘景陽門之大

挫幕天坡之神臂亦不得大伸其志自其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  
勉人王以脩政攘夷為已任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  
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死節之臣表而忠義勸也如脩軍政變士  
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  
罪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劃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做保甲  
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燮經制  
河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蓋樊鄧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  
計朱子曰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正謂此也奈何汪黃之力排金人之謝  
罷張浚之論劾鄂州之貶竄太學乞用而登聞之鼓壞巡邊去公而裴  
度之傳書亦何補哉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之間則二帝不蒙塵  
於沙漠高宗不偏安于南渡矣惜哉

十事一曰議國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  
然後議大卒也二曰議巡幸謂車駕到長安見宗廟以慰都人  
之心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式四曰議僭逆謂  
張邦昌改姓易號宜正典刑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而受  
偽官不可勝數宜做肅宗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宜  
一新紀律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詐勢必復來宜於沿  
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宜一歸  
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進退大臣太速宜慎擇而久  
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孝弟恭儉以  
副四海之望也惟僭逆偽命留中不行綱復言于帝曰一事乃  
今日政刑之大者

料虜五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膝  
 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  
 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貢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  
 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五者從其一則大事  
 去矣

宗澤義為人元祐時宰進士徽宗朝直秘閣欽宗時拜副元帥高宗時為開封府尹留守東京卒謚忠簡公

二帝北行宗社失主請討和昌之偽命力贊康王之正位疏沮金人之  
 割地乞播赦文于河陝請還京而慰人望非南幸而斥汪黃岳飛于  
 將刑楊進降於河北守東京而盜賊屏息突寇營而單騎降賊衛州捷  
 而金人衄圍棋却而兀木奔救後民之不忠而義氣凜然却金使之不  
 勇而強胡奪氣期回二聖之盜欲復中原之舊威聲遠播對南人有翁

翁之稱忠義素無面目為宗公之見大舉之計有寇准之斷過河之  
 志有孔明之忠李何汪黃趙鼎高宗志愴印遂使齟齬成疾疢  
 背而殂嗚呼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安得作一奸于九原  
 齒磔之以謝天下耶

張浚字德遠号紫岩縣竹人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又仕孝宗封魏國公謚忠獻

以天下自任以功業自雄揭大義於人心振綱常於幾墜仇恥強高宗  
 之巽懦興復起孝宗之習安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勢建復辟之勳發  
 諸嗣之義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麟以定江左薦趙  
 鼎以成內相以君心為本而天下之機養以川陝為意而天下之勢植  
 以劉子羽為上賓趙開為轉運吳玠為統制而天下之圖昌經理秦蜀  
 足以維係東南視師鎮江足以鼓動士氣服中上邊備之疏而遭恩退

永州之置書見上時事之疏而遭何若連州之貶此高宗手書報曰非  
卿謫高慮遠何以及此孝宗稱為魏公而不名必遣視其飲食肥瘠也  
其置猜疑于人心示忌嫉於將士雖李綱之賢智而妄加詆劾趙  
鼎之忠貞而不與共事曲端死於非罪劉瑔叛於逆豫顯忠戮於說口  
拒諸將之諫而假口趙哲劾岳飛之橫而亂成秦檜論其功者曰朱  
之微曰高宗之懦曰賊檜之沮雖云值此三難獨無忠節之相武穆之  
將英明之辟萬里長城惟公是賴如孝宗之專任乎特其忠而為國為  
可取耳扁舟赴難非其志耶論其罪者曰富平之敗曰淮西之變曰符  
離之潰雖云有此三敗獨無范瓊之執節劉之戮宿州之捷二十年来  
無此克勝致孝宗之褒稱者乎特其忠而專行為可罪其諸將不協非  
其事耶嗚呼以公忠貞為國之心而加之以開誠布公之道詢訪過計

之會而濟之好賢納諫之懷事而濟也則成補天浴日之功事不濟也  
則竭鞠躬盡瘁之力夫何議焉惟其不爾此所以百萬貔貅卒老于江  
上兩宮環珮空返于夢中淚洒英雄至今遺志士之一惜不亦可慨也

哉

趙鼎字克鎮聞喜人相高宗贈太傅豐國公謚忠簡

諫罷安石之享則斬佞臣於既死之餘追尊程子之傳則伸正道於南  
迂之日勸帝親征則才量不減於寇準歸功聖斷則爭能不類於王渾  
料金來為劉豫之邀則得籌殊勝強金退而奏善后之策則思患益深  
擢人望於要津而致小元祐之稱定國是於中外而致真宰相之譽因  
呂祉之離間則急為退週因張浚之歸功則遜於子才陳戰守和之三  
策則國計已定於當時致忠正德文之四褒則德望殊隆於前世赴荆



衮而論張浚之補浴則其茂宜陽之故知居吉陽而不通門吏之書則子房赤松之遺意待浚展盡底蘊則非有過旬之心晉浚嶺南之批則重有申救之德旗題氣作山河則遺恨返同於諸葛墓中自書石記則幽思遐想於陶潛是成中興之賢相也惜乎朱子稱其中與名臣一人然溺於秦檜之誦而不知為其所賣則愧於濡如之永貞高宗稱其中興社稷之幸然偽稱伊川門人者而亦蒙擢用則愧於不疑之引斷復幸劉光世為將不免私意之訛時受張宗元醪米莫逃納賂之耻張栻稱其人品甚高為其元祐之鄉籍已除五峯稱其五分宰相為其學問之功有未克也

韓世忠

延安人從高宗南渡累官橫海武寧安化三郡節度使後封咸安郡王卒謚忠武

天性顛直勇敢忠義大倡恢復之計力沮和議之非抗疏秦檜之罪屢

殲金人之師剪苗劉之逆惡固江淮之屏障龍王廟之設伏而兀术太子奔洋子江之接戰而龍虎大王虜建州捷而汝為死致閩民更生之思大儀捷而金師斲為中興武功之一詰秦檜之奸而辨岳飛之無罪吳堪之指而除君側之逆卹淮陽之捷海州之復厥功為不細矣而披草萊立軍府夫人織箔親率桴鼓猶其不可及也至于事闕廊廡涕泣極言有沒黯之直與檜同政絕不與談有簡驩之嚴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有子儀之意跨馭携酒縱遊西湖有范蠡之風金山之敗績千慮之一失也使高宗專於委任不惑群議則克復旧物如反掌豈止偏安於南渡哉

胡安國

字東侯崇安人高宗朝累官至給事中卒謚文定

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后明天理以正人心扶三綱而

叙九法強學力行憂君憂國正色危言據經論事聞程子經史之論致  
學問日明之益黜左氏之繁而傳心之典明上時政之論而帝王之事  
畢陳務學正心之言而聖學已明進事無大小之論而細微必謹遠州  
貶宦而剛大之氣不撓封還詞頭而正直之操愈勵傳家之錄可以律  
貪而起懦春秋之傳可以繼往而開來誠哉無愧於古人允矣有功於  
斯文者也故謝氏謂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侯氏  
謂其視不義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胡康侯一人而已史稱渡江以來  
儒者進近合義以安國尹焯為首

時政言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  
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卹民除盜賊還縣令輕賦歛更弊法  
省官吏皆卹民事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

後賞罰懲惡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願人主志尚何如耳  
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心所以制敵也宏慶所  
以用人也寬德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

胡寅 字明仲崇安人高宗朝以徽猷閣學士致仕世稱致堂先生  
胡宏 字仁仲寅之弟高宗朝蔭補承務郎學者稱為五峯先生

議論英發人物偉然七策之進啟恢復之要機終喪之請振人心之大  
義常著讀史管見三十卷充融奮發凌駕超逸悉古今之政事評人物  
之貧否效益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自獻平先王義陳了翁  
奏狀等豈非豪傑之士哉而五峯優將南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啻  
晝夜力行所加親切至到所著知言并皇王大紀八十卷析太極精微

之言窮皇王制作之原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下之器而發  
無聲之妙使孝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因体用之兼該而  
如施行之無窒其言約其義精道孝之樞要制治之著龜先生之旅道  
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然而有善思之功不能無過思之弊有見理  
之識而不能無拂理之言朱子謂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  
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不事溲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有  
旨哉

七策一曰罷和議而脩戰畧二曰置行臺而區別緩急之務三曰  
務實效去虛文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曰都荆襄六曰  
選宗室之資才者封侯任使之七曰存紀綱以立国体

岳飛 字鵬齊相州湯陰人高宗朝官少保追封鄂王謚武穆

從戎起於列校之微經国至於百戰之久而平壤言之劇烈外抗死木  
之強胡從杜充於南薰破曹成於桂嶺收元木於潁昌仇金虜而感憤  
於營第之劄論太平而歸責於文武之臣即城之捷則欲斬平以勵衆  
朱仙之登則欲渡河以滅虜破金於蔡則復我已失之城敗金於鄭則  
攘彼竊揆之士送張浚之北伐則以恢復神州為望抗秦檜之和議則  
以劉項故迹為稽敗賊金檀則首倡兩河豪傑之心敗金泌水則斷絕  
山東河南之道深知上流利害則見稱於趙鼎據聞襄漢凱歌則見喜  
於高宗破揚公而首衆駭何神之嘆赫捷藕塘而劉猷怨李愕之匪謀  
論兵法則曰運用之妙存一心論營田則曰餼糧足即過江北背澠水  
忠報国之文嘗播號令如山之勇詞調滿江紅則忠憤見於翰墨襄陽  
居廬山則孝思溢於至誠誓心天地而欲掃金亮之逆墟密論時机而

抗抑若虛之班論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奈何金牌持十二之多一旦廢  
十年之力期飲黃龍者終張破竹之聲唾手燕壘者竟失復仇之果  
績使後人望精忠之旗而常嘆也惜哉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相高宗封建康郡王贈申王謚忠執寧宗朝

宋至高宗危蹙特甚二帝蒙塵於沙漠一隅偃息於臨安當時李綱張  
浚維持調護於其中張韓劉岳效忠宣力於其外遂使跋扈強胡驚見  
順昌旗幟敷天黎庶爭持軍費芻糧金將縮手以待降兀朮望風而奔  
靡此恢復之要机中興之遠畧也夫何諛金北還專主和議大仇不復  
孤二帝望救之心報本欠虧廢七廟掃嘗之祭陷衣冠於左袵賣君父  
於淪亡賄通四夷冤含九地妬害忠良殺岳飛而株連父子擠排卹論  
竄趙鼎而禍蔓諸臣南自南北自北是何言也南歸南北歸地殆有甚

焉并塞人言敵帝耳目中傷善類陰和醫師禁銷金之類姑塞錄官之  
責立久任之說大開賄賂之門更思三日試堅和議之心沮擊群臣深  
惡復仇之策世忠四上疏而不報李綱五不可而先行胡銓乞斬而連  
竄宜興伯麟題壁而吉陽黥配和好不可恃岳飛之疏也而遂成仇隙  
萬世不可忘張秦之論也而出敗成都喜張浚之力替受兀朮之遺書  
矯十二之金牌罷四方之統制又何為耶遂使人心銷弱國勢委靡士  
氣彫沮中原陸沉書生叩馬知武穆之無成姦相秉衡致敦復之憂色  
張浚近與其事方知其闇世忠同居政府絕不與談若夫游酢有文若  
之方康侯有魏公之喻高宗有佳士之稱趙鼎有大臣之許此大奸之  
似忠知人之惟艰也卒之再相焚章三監史戩眾口之緘野史之禁而  
通天之罪謬厲之謚其可掩哉

劉錡

以數萬之餘糧守彈丸之隙地鑿舟示士人之必死積薪戒守者之焚  
家域下設伏而阿黑擒敵垣為陣而烏祿敗電夜斫營而金兵殲潁河  
置毒而敵人疲拓擐大捷而廬州復皂角致勝而景山賊以寡禦衆厥  
功不下於謝玄設敵制可取勝有加於韓信遙覘旗幟兀木為之寒心  
莫應姓名金將為之縮頸順昌死守殫報國之忠誠清河駐兵見軍容  
之整肅沉金人之舟而餉道已絕沮劉汜之行而王師果喪使當時張  
楊无忌功之嫉秦檜無和議之專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亦可擒汴  
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卒之南渡而兩淮不守篤疾  
而大功無成豈非天乎

虞允文

字彬父隆州人高宗朝官拜少保四川宣撫使贈太師諡忠肅

大敗金人於采石則逆亮之氣衰協贊其璫以經畧則中原之氣勝國  
用昭能而料理九兩之賦材館有錄而網羅一世之家使戰船如飛則  
奪金人之銳氣分戈船為五則激時俊之勇功不待顯忠而矣戰則膽  
畧英雄知敵諭王權為反間則知幾明折此史臣所以謂其慷慨任事  
高宗嘆其天性公忠而比之裴度也

羅從彥

字仲素沙縣人高宗時不仕卒者稱為豫章先生謚文質

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克之以廣大体之以仁恕上承伊洛之淵源下啟  
中興之授受見龜山知蘊李之差汗浹背竊一生之枉靜坐羅浮山著  
述尊堯錄纂皇朝相傳之宏規懿範如舜禹之遵堯載名臣碩輔之論  
建謀書猶百僚之惟允下及元豐改制安石作備創為功利之圖浸兆  
高夷之侮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明体適

用孝皆道德問孝之淵有伊尹畎畝不忘之心匪沮溺索隱行怪之比  
豈非有德有言之隱君子哉故李延平曰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  
儒無近似者朱子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仲素一人而已黃直鄉曰探  
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周坦曰先生不求聞達胸次抱  
負獨得其大者豈溢美哉

李侗

字愿中劍浦人高宗時不仕世号延平先生卒謚文靖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龜山唱道東南豫章傳得其宗惟特先生望門以  
從受春秋語孟之說致從容潛玩之功屏居山里結茅水竹簞瓢晏坐  
怡然自適晬面盎背神定氣和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無階隨之氣此  
箇道理而常在心日見持守之功未發之前觀氣象自然之中有成法  
允為士人矜式真得龜山法門克少年之豪勇陋禪孝之懸遠慕廉溪

之洒落存顏子之四勿愛左氏之曲折師盪卦之决裂道德純備孝行  
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矣然不求知于世未嘗輕以語人上人既莫  
之知孝者亦莫之識進不獲施于時退未及傳于後先生方且玩其所  
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  
知而不悔者也御迪曰愿中如水壺秋月莹徹无瑕君子深以為知言  
朱晦庵名熹字元晦建陽人仕孝光一宗官至煥章閣待制兼侍  
講諡曰文理宗朝贈太師信國公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集諸儒之大成開百世之統緒振洙泗之絕響嗣伊洛之淵源以穷理  
致知之功釋四書六經之義是故於大孝見敬為聖孝之始終焉於中  
庸見誠為一統之樞要焉於論語見操存涵養之要焉於孟子見體驗  
擴克之端焉於易則求其本義而京房王弼之孝晦於詩則求其未失  
而齊魯韓毛之微熄於書則疑其艱澁平易而今文古文之辨明於札

則病王安石之廢儀禮而傳記為之獨存於樂則病其律尺既亡而清濁為之先抑作小孝而大孝之明法著作或問集畧而孝庸語孟之精微闡楚辭有註而刪後之詩顯故家尚解而畫前之易昭家札者禮之條目也綱目者春秋之矩度也著書立言如此非畜之而為天德者乎封事之上有曰熟講帝王之孝書之立愛惟親也早定脩攘之計易之安不忘危也如意本原之地大孝正心之旨也恢復君父之仇春秋復讎之義也正大倫以承親歡矣必勉其溫清定省之禮精克復以正君心矣必遏其淫巧蠱惑之私抑私恩以闢近習矣必防其假借崇長之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矣必杜其戲嫚婢狎之雜肅紀綱以正風俗矣必振其禮義蕪耻之維節財用以固邦本矣必稽其均節勾考之數脩軍令以攘夷狄矣必察其窟名冗食之弊沮和議而大恢復矣必奮其

斷義理之公至于累召不起安貧賤也力辭秘書丞進也受主崇道嘉蕪退也常平社倉通民利也賣官鬻爵恤民隱也經界之正息蕪併也金人動問服遠人也正君立政此非發之而為王道者乎且兩主崇道講明道孝延教生徒台人樂育若石子重杜公暉李知化以及趙哉道林公恪潘公子善郭公磊鄉輩皆林立特起有關於世由是二杜公一傳而為丞相清敵再傳而為車公若水師友淵源宛然鄒魯之遺風矣短公者人謂公疏於為政知公者帝謂公政事可觀其得君也深矣按仲友之訟而得其實童論六上而正其罪其居官也公矣江西新命力辭而不拜鄭丙疏詆自信而不累其處已也介矣過黃岩謁二徐之墓而表為有宋高士訪南湖方山二公之孝而為書樊川肇翠之扁其仰德也誠矣過天台有擊節徐季可之嘆過臨海哭石南康之殯其存

楷也又矣談勝司戶城之事則為跋記以壯之訪常溪方子木之居為書嵩山堂字以表之其處友也契矣此又吾士子所當佩服而景仰者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先生力扶聖緒本末宏濶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為迂癡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為矯自童至老動以札法而放縱繩墨者嗤笑以為誕章志貞教繼往開來而懷奸駕謗者排詆以為偽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者孔子也先生何憾焉

社倉法乾道四年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數六百石还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叁升以故一鄉四五年十年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為

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无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十五口以下者不與置籍以貸之其以濫惡不實还者有罰君心六事蓋天下之大本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变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是也

十事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諛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勵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

陸九淵 字子靜金谿人光宗朝官知荆門軍号象山謚文安

生有異稟端重不忒究心典籍見于躬行三四歲問天地之窮際冰角



時齊伊川之傷我聞誦伊川語知孔孟之言不類初讀論語書病有子  
 之言支离太極之外断然謂不復有無極四海聖人大省其同理而同  
 心讀宇宙而自覺其妙也本扇訟而谷人開示之也机聞靖康之事  
 而起復仇之義昇荆門之壘而驗躬行之化東探禹穴西窺正淵舞雩  
 詠歸之氣象也獨酌蟾光長吟野色弄月吟風之旨趣也嗚呼先生操  
 履非不正也或者有断是異端之譏講論非不勤也或者有不求义理  
 之謂所以然者不由師傅偏于任气拘涵莽省察之言及深喻篤好之  
 說擴充四端求其本而遺其末豁然穎悟有所悟而无所為不道問學  
 告子之外義也靜坐澄心異端之入定也不起纖毫修孝心無相光中  
 常自在除意見之偏也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不說破之  
 暗也專尊德性而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义理不詳與朱異論而朱卒

兼其所長以為已有陸之異于朱豈朱之異於陸耶吳澄曰朱晦庵道  
 問學之功居多陸子靜尊德性之功居多朱豈偏廢之學哉此亦非至  
 當之論

劉珙字共父崇安人仕高孝二朝累官觀文殿學士江南安撫使

機量精明議論英發哀慕慈母爰諸弟特祝古今之礼素服終總  
 功之戚治喪戒浮屠之用按郡勤民俗之屬立明道先生學宮之祠以  
 崇先儒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以示學者引恭顯任文用事之禍以諷  
 帝心著張栻汪陳季行之優以迪正道斥會親奴隸入見之召以消邪  
 佞辨高祖不悅儒生之源以黜俗學至于不拜起復之命而孝思全上  
 劄衰經之中而忠義篤陳荆襄之要害壯朝廷之元氣正一念之君心  
 行三年之喪服憫府庫之空虛恨中原之不復斥僥倖之狂童建恢復

之上策外攘內治施之以側身修行之周宣有實無形喻之以破燕頤  
漢之齊魏以脩已求賢卹民用將養其為恢復之實以去諛遠佞親忠  
納誨為恢復之本危言正色直前無避臨終上疏忠懇不忘孝宗為之  
罷朝軍民為之巷哭良有以也

張南軒

名栻字敬夫浚之子孝宗朝官右文殿修撰孝者稱為南軒先生謚曰宣

致主之功幹父之勞任道之勇立心之高其出也胡仁仲曰聖門有人  
以為先生幸其死也朱晦庵曰吾道益孤以為先生悲觀其擴仁義之  
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辨至于可以析秋毫知之者識其春風  
沂水之樂不知者識其湖海一世之豪得孔門論仁親切之指者孟子  
性善養氣之功乃志期聖賢之域家庭得孝友之傳此忠獻公愛其異  
質胡五峯知其大器朱子謂其大本卓然有見也迨其為仕也則上念

宗社之仇耻下閔生民之塗炭首建恢復之策而勉其稽古親賢繼陳  
必勝之形而勸其修內攘外內贊密謀外參機務進對必先自明議論  
不隨主意在朝一年召對六七問金國飢饉而以諸道水旱對問仗節  
死義而以犯顏敢諫對問辦事之臣而以曉事之臣對其所言者修身  
務孝畏天卹民修德立政選將用資親君子而遠小人抑僥倖而屏諛  
諛其所行者正礼俗而明倫紀斥異端而隆教化毀淫祠而崇正祀正  
君善俗有如此觀之者安得不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祖謙

字伯恭金華人孝宗朝歷官著作即直秘閣號東萊先生謚曰成

一身脩四氣之和一心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  
足以範俗而垂世傳中原之文獻繹河洛之微言扶持絕學有千載之  
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其光前也演希哲之脉絡其裕後也成大愚

之孤忠以林之奇汪應宸胡憲為之師而淵源有自以朱晦庵張南軒  
為之友而麗澤有資旁稽載籍肆意文章不立畦畝異而心平氣和變化  
氣質而開物成務大事之紀精博宏天文鑑之編優深和緩然讀書傷  
於太巧博學未能守約義理不本于六經疎淺反優乎迂史少儀之傳  
多忍耻之言張許之詩有不應出之語不辨論語之是非硬解噬嗑之  
治洽道理與作為一也而分以為二子由譏馬廷是也而惡以為非是  
皆讀史不讀經粗略少融會之弊也朱子之言豈欺我哉

趙汝愚

涿郡人仕光寧二宗官終提舉洞霄宮追贈太師沂國公  
謚忠定后又追封福王

以宗室之尊貴秉宰相之銓衡當夫國家多難中外離心兩宮隔絕國  
喪無主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忠竭節利國家無不為不避殞身  
厥族之禍建立乾旋坤轉之功勛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請朝

皇通兩宮之好正位嘉王隆翊戴之勲洛訪徐誼之謀收召明德之士  
以宗室不言定策之功以節鉞但授爪牙之士防禦之近併胃失均  
飽其欲不聽徐誼之言當與節鉞不從葉適之請致使缺望之私不遂  
謀傾之計遂行本以戡定國家也而誣以為謀危社稷本以召用正士  
也而誣以為引進偽徒本以乘龍授鼎也而誣以為假變為符本以排  
擯君子也而目以為杜塞奸源浙江亭之待罪超師召之乞斬衢州暴  
卒斥死遐荒可勝惜哉章穎徐誼因之而罷官宏中六人由之而編管  
亦無及矣惜其於秉政之初行非常之事不謀諸留正而謀諸侂胄不  
托諸忠信而托諸姦邪內禪以定復不假以節鉞俾處外郡乃使虎踞  
內庭大震威福權重怨深一網打尽向使取信朱子之言厚酬仇胄之  
勞力挽橫流痛清奸轍為禍豈至此哉若夫毀撤祖廟之說其不祥亦

甚矣

韓侂胄

安陽人仕光寧二宗累官至宰相封平原郡王

挾持定策之功缺望節鉞之與以外戚見阻于汝愚為國患先知于徐  
誼自此始禍業適以之而乞外勿使預政朱子以之而深憂誣汝愚而  
株連鄙與假御筆而驅逐諫臣內批除官引用愼邪而恣其所欲為俳  
優戲儒擯斥正士而去其所忌憚詆道李為偽李指正氣為邪氣以京  
鏗李沐為羽翼以何澹胡紘為鷹犬六君子從茲殆矣十不遜自誰始  
焉久任國柄驕倨掖庭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庶之人鑿山浚池  
輿服御乃其僭紊之極威震宮闈私取太廟嬖妾嬪妃雜而無辨伊霍  
且亟當之不辭其所附者吏胥之師且厮役之周筠童師之自強大隍  
之師巽顏械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被答詔致有元聖之獎狂悖一至

此哉抑且逞僥倖之往尚為善後之求計假恢復之虛勢為固寵之私  
謀輕啟兵端謔言莫入淮漢之民惟於鋒鏑公私之力屈于轉輸卒之

王津之殛殺僅償衡州之暴卒界金之函首庶暴滔天之逆惡也

蔡元定

字季通号牧堂若人津陽人光宗朝不仕李者欲為西山先生後謚文節

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  
際明陰陽消息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稽天文地理之源識造化微妙  
之奧禮樂兵制度數律曆正其流而會于一具端邪說方技曲學後其  
根而辨其非孔孟正脉已佩服于趨庭伊洛淵源復心付于師授食無  
求飽也則忍飢啖菽居無求安也則西山築室當九裊萬里之交荐而  
屢召不起匪干祿也會偽學偽鄙之論起而知吾不免其知幾也遠窺  
道州而即日就道無趨趨之心餞別蕭寺而無冀平時有不挫之志被

貶怡然非悻悻之態急行流血匪窮日之心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衣  
所以訓諸子者莫非聖賢之為淵宜紹易李宜演皇極所以授諸子者  
又皆不愧父師之託學承父志皆有成法其生順也安靜以還造化舊  
物其死安也朱熹一見則曰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又曰吾與季通  
言而不厭對榻講論每至夜分四方學者先從質正四書經傳通鑑綱  
目往復參訂故家一書屬之起草晦庵之門先生可謂傑然者矣

直西山

名德秀字景元改希元浦城人寧理朝官至資政李士提

心經始之以詩書周易論語中庸大學樂記孟子之格言所以示心學  
之機也繼之以周程范朱之箴銘所以示心學之要也而又自為贊以  
終之所以示心學之功也政經始之以康誥周官君陳君牙呂刑周易  
孔子王制之確論所以示為政之本也繼之以魯鄭漢隋諸賢之政所

以示為政之準也未復附錄當時諸路可采之善政以終之所以示為  
政之要也故以二經合而言之心經即大學之明德也政經即大學之  
新民也及考其躬行二經之實其論邊事也則啓以預圖之策論濟邸  
也則發以非志之言祈天求命之劄深契伊周格君之說復仇滅虜之  
議實得春秋恢復之道其轉運江東也大講荒政多所全活民至有指  
叢塚而泣者知泉州也首寬苛政番舶悉至民至有焚田券而不爭者  
知潭州也以蕪仁公勤勵僚屬以周程張朱勉士子知福州也戒所部  
無濫刑贖貨戒市司物價騰踊凡其所蒞之地何莫而非心經政經所  
載之蘊乎

收人心四事一言雪川之獄未聞參听于槐棘之下淮蜀二閩之

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何惜不與衆共一也賞罰適

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朝廷之于天下當如天地之無心二也乾  
淳間以餽遺及門為羞今薰然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  
謗莫若反其物而罪其人三也流竄殺戮都民搥手宜解密網

四也

三劉進大學衍義因奏三劄一言祈天永命二言進取之難三言  
戰守之論不同同于為國祈天永命二事曰召誥一篇曰敬德  
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皆足害  
敬其可不戒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向背即天之向背  
權臣賄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宜戒即邑培刻停邊閭科  
調二也進取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數人一  
難也臣嘉定中乞經理兩淮懇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濶塞下

之備枵然一旦卒兵所漕浙米田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

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蕭江人理宗朝官資政殿學士上贈少師秦國公諡文靖

即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  
諸宮室屋漏之隱克於天地鬼神著自文公倡明絕學疏忤權奸他  
學偽黨擯逐驅除以洙泗伊洛之淵源為喫菜事魔之妖術科目不以  
之取士監司不以之授官于是奮起臨邛築居白鶴倡其說于摧廢之  
餘拯其弊于口耳之末以聞於輔廣李燾而開門授徒使蜀人知義理  
之學乞與周程張子之錫爵定謚俾學者識趨向之方豈非振絕響而  
開來學者哉自近世讀書專事齒齋求於此者或未及于身心考諸彼  
者曾弗及于詳傳舛訛抵牾既無以明其是非名物度數又不察其本

原于是加意于儀禮周官大小戴之記據事別類而錄九經之要義豈  
非張子以禮為教而程子所謂徹上徹下之語者哉若夫陳守邦之要  
道決存亡之大稅辨儒生臧宦之相悖析声色受言之異途視師之出  
幕府之開鶴山之字嚴武之詩岩岩立朝寃亦至矣然發樞未幾而出  
督出督未幾而予祠理之所以不得為理也嗚呼了翁之彌遠文公之  
仇曹也彌遠之梁成大仇曹之胡統也群小之愠翁何憾焉

孟珙

代江海統忠順而衆軍帖然荆平堰平棗陽而田疇灌溉大興屯田而  
邊儲豐物軍自畜馬而槽枥滋蕃復金人未復之仇遏元人莫遏之勢  
觀其賓禮見降俘開更新之路分土處婦附安反側之心武仙敗而益  
州復天錫馘而馬蹙降劉儀來而虜實知沙窩捷而九峯破岵山伏而

元木擒蔡州窘而金哀縊矣猷倖太廟洗家庶小漢之羞藏骨臨安雪  
太子青衣之忿豈非復未復之仇乎然始而伐金也合元以為援繼而  
破金也益元以為敵于是置和議于不言乘機會于可俟增埋浚澤鬼  
訪軍實理襄樊如護元氣得荆郢以復京襄措置江陵之天險悉增降  
郢之先鋒備元人于唐郢劫忒沒于江陵黃州攻急軍民有吾父之稱  
糧匱還師梁棟有弃城之斬豈非遏莫遏之勢乎然其忠勤体國破蔡  
滅金托威灵至德將士以歸功以寬民力畜人材為恢復忠君愛國之  
心掃地焚香之雅貨色滋味之遠澹庵居士之稱孰曰介胃之士分麇  
之伍耶

余玠

作長短句以謁趙葵而置置幕府上文武疏以動理宗而宣諭四川其

治蜀也任都統張寶以治軍旅安撫王惟忠以治財賦監簿張文炳以  
接賓客修庠序以養賢才輕徭役以紓民力寬征借以通商賈無殘破  
以更敝政築招賢以禮謀士因山為壘棋布星羅氣勢聯絡如臂使指  
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密開冉璉之奇謀  
不掠羨以歸已立斬王夔之傑悍惡貪毒以殘人室慶以來蜀間未有  
及之者此理宗謂其人物議論皆不尋常而王夜義之兇鷲猶曰儒者  
乃有此人也惜其太平自詫進蜀錦牋過于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  
嫌疑遂來說賊之口卒之姚士安之拒命謝方叔之求援徐清叟之入  
對資政殿之除正齋志以及雖動蜀人父母之悲聚歛之謗遽肆籍錄  
家財之慘經營圖理既成手挈西蜀之功誣柱說疑不遂歸老山林之  
願噫嘻悲哉

賈似道

號秋壘杭州人歷相理宗時宗恭宗後安置漳州押官鄭虎所殺之

鄂州攻甚陰許稱臣而陽為揮聞之詐襄陽圍意陽為請出而陰廢臺  
諫之留執來盟之郝經深北朝之仇隙怒權罔上賣國召召進用憮邪  
擯逐正士枋得加騰謗而得窳方叔以獻貢而削秩夢鼎以拒沮而力  
辭大嬪以言边而賜死下緝言事之口上蔽人主之明遂致理宗任以  
股肱之寄度宗尊為輔弼之師帝欲固留也彼欲要君以求去帝欲左  
右也彼欲出督以行邊買公田也歛民怨而不辭帝若拜也抗君禮而  
不顧華出柳也玩天變而不畏吝軍賞也失人心而不恤五日乘船入  
朝不赴都堂治事文書就第呈署朝政決于館客丘喪于外匿不以聞  
民怨于下誅責無藝納賂除官獻室求進樓臺亭榭則半閑多室而日  
登臨羨妾名姬則宮女娼尼而鬪蟋蟀狎客博徒則縱博耽淫而廢軍



國酷嗜皇玩則發塚罷官而廣收畜卒之襄陽陷而東南薄劉勅去而  
文煥降陽邏侵而江鄂失昂發死而張林順蕪湖之出師稱臣之和議  
亦何及哉出師之表猶欲歸咎於上下立信三策尚指為贖賊之狂言  
耶缺丁家洲之敗而揚州奔珠金沙之駐而衆軍潰紹興之不納而婺  
州逐建寧之徙居而循州置撤蓄物之屏奪秋日中之暴行古寺壁之  
題字蹟淡難之水清長短句之耶贈木綿庵之陳尸亦何以贖其喪國  
失師之罪哉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号疊山帝昺朝官至江西知信州招諭使

宣城策問極詆檀國之奸駸籍聖賢矣并稱揚之客在德祐時常握重  
兵獨當一面自丙子後已鮮在柄棄官遁迨夫大元制世民物俱新  
宋室逋臣惟欠一死交章累薦踵棄勝之節而力辭輪帛弓旌效虞人

之死而不往朝徙暮迁崎嶇山谷妻子斃獄弟姪死國自甘卜肆  
坂豈期逼執以北行彼則果水絕食烟火不食期速死以繼采薇守節  
節以垂青史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死有重于泰山  
則不死安仁之敗非偷生死有輕于鴻毛則餓死燕京之驛非徒死勢  
愈危而節愈堅逼愈急而言愈勵苟非節義凜然曷克臻此哉觀其上  
程雪樓之書有曰哀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茅之銜不可撤毀陸姓名  
不祥不可辱存稿本依日月而辭烟霞可冒哀服而應幣聘何以求忠  
臣于孝子之門耶上魏容齋之書有曰容一謝某為大元閑民於治道  
何損殺一謝某為大宋死節於治道何益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  
夫又書中之第一義也與劉忠齋之書有曰呼我為宋逋播臣者亦可  
呼我為大元游隋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逸民

者亦可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之墓嗚呼虛言賈禍既蒙風漢  
之噍義不出仕豈為妬婦之語文臣表狀斷無降附之名死鄴元京竟  
作趙家之鬼豈非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耶

文天祥

字未端號文山廬陵人仕恭昂二朝官至丞相加少保信

韓亡有張良博浪有祖擊之椎漢季有孔明司馬受巾幘之辱宗廟存  
於一日則臣責盡于一日成敗非所論也自君臣義缺誰負剛腸危急  
徵兵勤王莫至彼則帥師入衛以身殉難倡忠義之風抑損聲伎悉出  
家貲助軍行之費樂人之樂而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分四  
鎮以抗強胡立二王以延國脉徙三宮以避敵鋒議一戰以圖恢復明  
關歸國重拜白麻命呂武于江淮以招豪傑命杜濬于溫州以募精兵  
遺時賞趙顛以取寧都命吳浚將軍以取雩地復梅州復興國塔一成一

旅之基扶崑崙轉日轂洗二帝三宮之耻夫何舉家坐北轅之轡上萬  
浮南海之死壯士波濤英雄塵海箕裘愛替家運中哀母死他鄉白雲  
無親舍矣鴻鴈南北鴉鴉不在原矣糟糠下堂美人已塵上矣麒麟蓋  
粉白壁委道傍矣所有者貧賤所罹者患難所處者夷狄所濱者死亡  
不忍比面之屈自執南人之禮勁節詰折乎字羅忠義流形于詩賦厓  
山哀悼悲六飛之杳靄颶風鹹海嗟鴻鵠之安歸歌吟正氣甘鼎鑊之  
如飴詩詠金陵化啼鵲之帶血惶恐灘頭之訴零丁洋裏之辭枯木寒  
鴉之句孤臣萬里之心子兮莫望父妻兮莫望夫一咲天地老燈前明  
月孤為子死孝為臣死忠已破君亡有死而已然而不屈之操自便之  
救困湯九于燕任坐小椽以三歲因積翁之諭旨求黃冠之歸鄉意者  
烟霞歲月猶可奏補天浴日之功雲水雨衣庶可伸發舒號召之氣也

惜其忠良之策未施而不可之阻即繼道士之釋未見而柴市之慘即  
行南面之拜慷慨赴死衣帶之贅從容就義固人臣成仁取義之忠亦  
祖宗尊賢敬士之報也

元紀

許衡

字平仲号魯齋河内人仕憲宗世祖官至中書左丞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躬備四時道出萬物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  
雨滿盈草木甲拆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淳篤  
似司馬光剛果似張子厚光零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  
善固執如程朱子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敷陳王道堯舜君民之術  
觀其卑應舉取第之榮厭吏事督責之瑣刻意墳典為考古之資往學  
姚樞資孟浪之學四書小學敬信如神明衆技百家而究其首要則於

元大第不受教授之徵存於蕙希靈丹辭提學之授陳時務之五事志  
事權之三者辭太傅而不作虛官為祭酒而務臻實效絕宿客督諸生  
之課召伴讀咨夾輔之功明當寬當嚴之義畫開明通敵之方別成大  
成小之材辨教人用人之則治生為學杜嗜利之階俸印板喻心明聖  
學之綱要嗚呼持已得誠心之自然治家若朝廷之整肅繼往得伊洛  
之正傳開來成可用之名士林隱動人主之見知正言致浮屠之感悟  
入對起衛士之傾聽議事來安童之敬慕先生其可及哉然生而不能  
辭官死而慎勿請謚惟書許某之墓不係或宋或元可以知其愧悔之  
心矣綱目書卒而不書官爵者原其心也嗚呼以夷統夏衡之所以失  
用夏變夷衡之所以得堅靜脩衡守不如劉因知正朔衡見不如王猛  
既不能隱身於元又不能諫勿圖宋平仲何如其心哉

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二曰中書大要三曰為君難四曰畏彘

學校五曰慎微

是也。廬先生名澄字幼清崇仁人英宗朝官拜翰林李士李者稱草廬先生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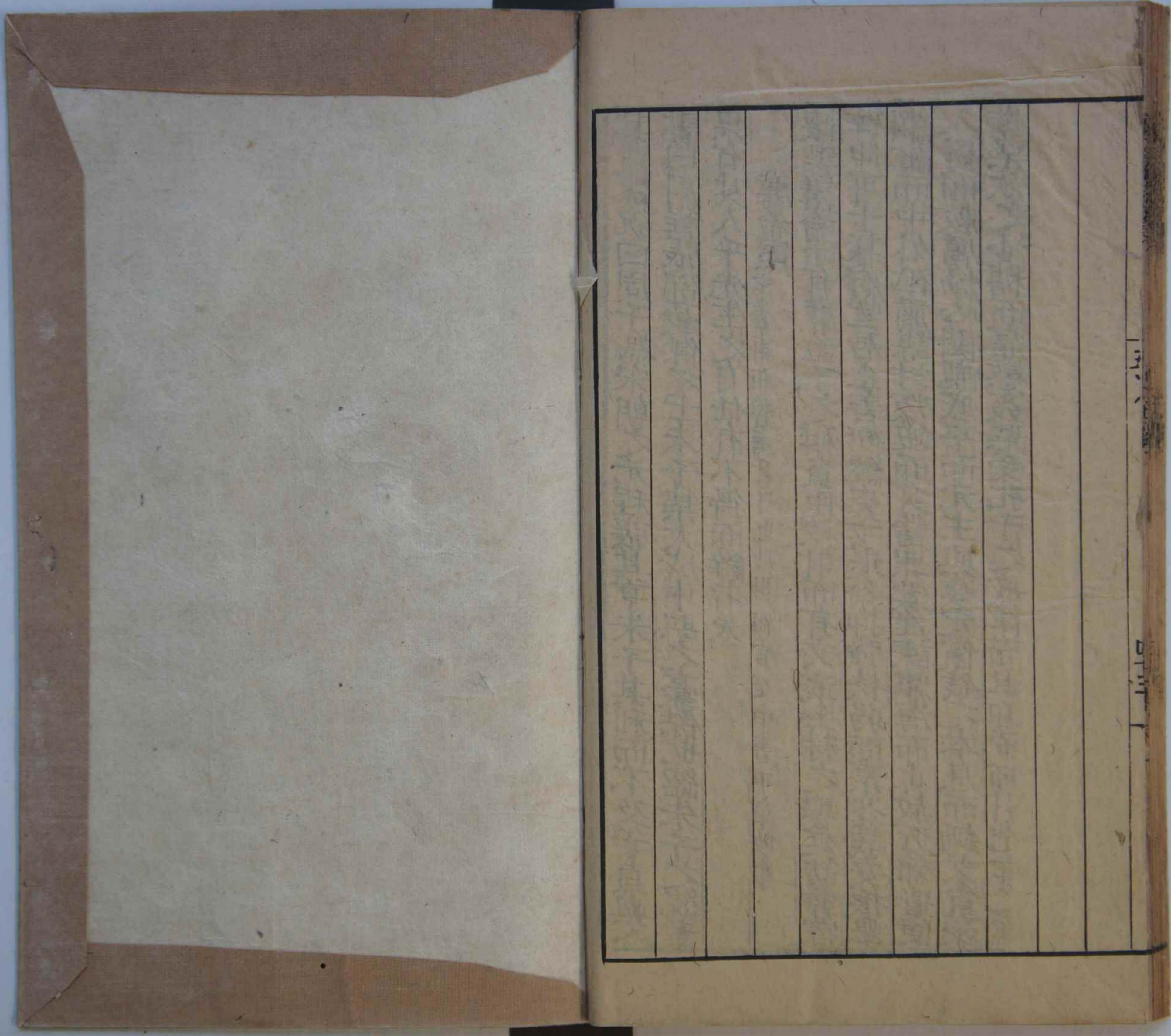
矣運垂息張皇斯道得斷簡于衆遺發新知于卓識克已如武夫勝敵  
脩敬如女子持身摧折窮山艱難避地用力聖賢之道貫通經傳之旨  
力拒輪迴之說自任斯文之統分別朱陸之學推衍伊洛之源元明善  
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董士選稱曰吳先生天下士也及其為監  
丞陞司業閣學者之荒唐整許公之禮法作新六館之諸生興起一時  
之將彥因才質之高下為開導之方以聞見之淺深為誘掖之地刻意  
研究究精微之蘊反身克治踐進脩之實得君行政雖未獲大用于當  
時著書立言亦足以師表乎百世豈非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者乎觀

其說曰周子為宋朝之元程張其尊朱子其利而不及于貞與  
書曰周程張邵豪傑之士未子集大成中興之豪傑也紹朱子之統者  
果有其人乎先生之自任有不得而辭者矣

廉希憲

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仕世祖官至中書平章政事

懷書講論而有廉孟子之稱貴臣校射而有文武全材之譽延訪者宿  
辟仲可于幕府堂居止善研經史于退公抑強扶弱而京兆義安振舉  
網維而中外祗肅謀討叛逆而身當罪戾進誅渾海而止赦近郊遣使  
入蜀而敕厲協心關隴底平而元主興嘆定償錢之本息而鋤文貪豪  
推藥飲之沙糖而痛懲姦匿受孔子之戒律而沮抑帝師引堯舜之靈  
長而闢除方士行省江陵而緩邇來遠按治遼陽而正名扶弱清貧蒙  
世祖之知燕樂增儉王之愧費寅之說譖不足以肆其誣阿蘭之煨煉



Faint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Some legible fragments include characters such as "日", "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